

民族历史主题

雍文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雍文华论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民族历史主题

● 雍文华 著

〔湘〕新登字 002 号

民族历史主题

雍文华 著

责任编辑: 曾昭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5,000

ISBN7-5404-1596-7

I·1272 定价: 6.3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 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 410004)

目 录

李白·道教思想·盛唐气象	(1)
论罗隐	(16)
一、罗隐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与思想	(16)
1. 影响罗隐的思想及其诗文创作的三要素	(16)
2. 罗隐的生平与思想	(31)
二、罗隐的《甲乙集》和《谗书》	(35)
1. 为人才的进退用舍而抗争	(35)
2. 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44)
3. 为民生疾苦而呼喊	(50)
4. 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嘲讽和批判	(53)
5. 思想和艺术上的糟粕	(62)
三、罗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68)
1. 唐末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作家	(68)
2. 杰出的讽刺艺术	(71)
3. 浅显自然的诗风	(76)

4. 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对后世的影响	(77)
5. 讽刺小品文集《逸书》对后世的影响	(80)
探索创新 丰赡可观	(84)
转换: 空灵·写实·荒诞	(95)
人生只有情难老	(102)
人性原色的析光——关于《白涡》美学意向的 思考	(111)
《紫雾》: 社会政治主题, 或者说, 民族历史主 题	(117)
荒诞: 不必给予太多的青睐	(122)
仍然需要提倡革命现实主义	(129)
反映变革者的精神风范	(137)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念	(140)
任光椿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157)
关于当前的文学	(161)
《中国抗日战争诗文选萃》序	(179)

附录:

研究巴金 学习巴金	(184)
-----------------	---------

李白·道教思想·盛唐气象

诗人李白是我国古代诗坛上的高峰，世界文学的巨匠。他的辉煌不朽的诗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巨大瑰宝，至今仍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

我国研究家们对这位伟大诗人所进行的研究，在 50 年代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许多重大问题上却仍然存在着分歧，甚至混乱。有的研究家判定李白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相信服了仙丹，可以羽翼高飞^①，因而说他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是唐代儒、佛、道三教道教在文学上的代表，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②；有的研究家则认为李白的代表作是歌颂李唐王朝盛世的篇章，因而是一个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人^③。这就说明，李白的诗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

①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 89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 670 页。

③ 舒芜：《李白诗选·前言》。

讨，以求得正确的解决。

道教的主旨在于清静无为，消极厌世，安于现状，无有是非。我们考察李白生平事迹和他的诗篇，实在难以得出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的结论。

李白“少有逸才，志气豪迈”，“通诗书，观百家”，加上处于开元极盛时期，早就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政治理想的驱使下，26岁，他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开拓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浪游吴楚一带，曾上书韩荆州说：“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身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陈说自己的抱负与才能，希望得到引进。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在此后的漫游生活中，并未熄灭从政的热情。天宝元年，李白因吴筠与贺知章的推荐，被玄宗召往长安。这时，诗人感到施展抱负的时机来了，写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的自负而得意的诗句。由于唐玄宗已经丧失了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变成一个骄奢淫逸的昏君，政治黑暗，朝政混乱，而李白又风骨凛然，不事权贵，终被谗毁，“赐金放还”。但是，李白虽时时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牢骚和怨恨，却并未一蹶不振，他的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依然是很强烈的。这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反复的表述：

我欲攀龙见明主，……（《梁甫吟》）

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

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东武吟》）

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猛虎行》）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

诗人的政治热情一直没有衰歇。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诗人那种“安社稷”、“济苍生”、澄清中原、解民倒悬的火样般的感情，一直在烧灼他的灵魂。因此，当永王璘带甲东下时，诗人怀着满腔的热情和理解参加进去，期望最终施展抱负，“为君谈笑净胡沙”。可是，黑暗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诗人的理想，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玷污了诗人的爱国至诚。永王兵败，诗人被逮，长流夜郎。尽管诗人遭到这样沉重可怕的打击，但依然雄心不减，唱出了“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样忧思深广、热情期待的歌声。上元二年，诗人已经 61 岁，当他听到李光弼率领部队到临淮去追击史朝义，他毅然前往参加，直至因病折回，第二年客死当涂。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自生至死，有着高尚的政治理想，有着从政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与道教鼓吹的清静无为、消极遁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诗人有着至死不渝的爱国至诚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有着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这与道教宣扬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的虚无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然而有的研究家却硬要说诗人是道教在文学上的代表，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这真教人难于理解。

或许，有人会质问我：你不知道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为人名山游”的行为吗？你没有看见他大量寻仙访道、放浪山水的诗篇吗？诚然，谁也不能否认李白一生寻仙访道、放

浪山水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他写下的大量求仙采药的诗篇。但是，我们能不能据此而断定李白就是一个相信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相信服了仙丹便可以羽翼高飞的道教方士呢？我看是不能这样下断语的。要举出和这些研究家们作为论据的相反的材料，在李白的诗中似乎比比皆是：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秦王扫六合》）

无边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诗》）

求仙服药，以图长生，秦始皇、汉武帝何尝成功？就是道教的大教主李耳，晋魏闻名的方士的下场，李白何尝又不清楚？“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李白自然知道是东汉以后道教徒撒下的弥天大谎；《庄子》里面所载“秦佚三号”的故事比老子“出函谷关，不知所终”要真实得多，李白恐怕也是知道的。东晋葛洪可说是采药炼丹的专家，可他最后不得不说：“有积金盈柜，聚钱如山者，复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闻之亦万无一信。”^①这对博览群书的李白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李白对于求仙访道、采药炼丹何曾认真过：

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第三首）

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酌》第二首）

^①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90页。

他对服药可以成仙是怀疑的：

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瀛？（《天台晓望》）

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第四首）

他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安得”二字已把他热切向往而又自知不能的心理和盘托出。恰恰相反，对于人生有限，生死有常，他却是确信无疑的。所以，他时常发出“人生如梦”的哀歌，这是无须举例说明的。

那末，有人会问我：那你如何解释李白那些求仙采药、放浪山水的行为和诗篇呢？

我觉得，一个诗人的行为和诗篇中所呈现的矛盾现象、复杂情况，也就是诗人思想上的矛盾性、复杂性，不应当在诗人的思想本身去寻求解释，而应当到当时社会生活中寻求形成这些矛盾现象、复杂情况的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示我们：“经济制度对艺术发展、对艺术的影响虽然是曲折的，但它具有物质的即经济的制约性则是无疑的。政治、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变革的根本原因，不应当到这些观点的本身中去探求，而应当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去探求。”^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因此，我们要解释李白思想上（体现在行为和诗篇

① 《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②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

中)的矛盾,必须分析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形。

从唐朝立国到开元年间(公元618—742年),经历了近130年的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促使知识分子普遍产生建立功业的宏大抱负。但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开元年间,道教盛极一时。那原因是,自从唐高祖同李耳(老子)攀上家门之后,道教便成了唐代统治阶级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①。当时,求仙学道,风靡朝野。王公大臣、高官显宦,无不竞相以学道为荣。文人学士更是寄迹道门,聊充隐士,借此造就声誉,为浮游宦海准备航梯。“终南捷径”的故事,绝好地说明了这一时代的风气。李白抱负极大,才情极高,处在社会风气之中,以求仙访道、浪迹山林,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手段,就很自然了。李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文名,耸动人主;一方面广交道友、树立声名,终于因道士吴筠、贺知章、玉真公主推荐而被唐玄宗召至长安。他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现象。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李白求仙学道的真实意图。了解这一点,确实是了解李白生平和他的诗篇的一个关键。天宝三年,李白被放逐出朝以后,几乎浪游了大半个中国的山水,写下了大量求仙访道的诗篇,统统不过是他政治上碰壁、极度失意的情况下,借以抒发愤懑而已。当然应该严肃指出:这种愤懑决不是诗人个人的私愤,而是诗人对统治者荒淫无耻、对统治者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奸佞当道、贤路闭塞的昏暗朝政的揭露和控诉。李白自己在

^① 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650—658页。

《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已讲得非常清楚：“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征诸其诗，更是了然。他在放浪山水、饮酒求仙之时，“何尝忘记世事、飘然远引？就在他“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的时候，他看到了国家的残破、人民的苦难，对反动统治者表示了无比的憎恨：“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就在他梦游天姥，流连那“洞天石扉，訇然中天，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神仙境界的时候，却又“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感到现实的黑暗和压力，喊出了震撼人心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悲壮而高傲的呼声。就在他面对“金樽美酒”、“玉盘珍馐”狂饮烂醉的时候，他却忽然“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哀叹“行路难”，同时又表现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高度乐观和自信。可以看出，诗人无论是求仙访道、放浪山水或者高歌狂饮的时候，都丝毫没有忘怀祖国，忘怀人民，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关于这一点，范传正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他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白新墓碑》中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撞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鞅琐，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有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士，遗余年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白很早就怀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在坎坷困难的人生道路中，他一直怀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抗争，喊出了人民的某些心声。他的放浪山水，求仙访道，在入长安之前乃是开拓自己政治生涯的手段；在离长安之后则在于借以排遣幽情，寄托自己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想。他是一个代表着人民情绪的诗人，他决不是某些研究家所说的道教徒。

正如某些研究家找不到诗人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一样，有些研究家也看不到诗人诗篇中那些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把诗人说成是李唐王朝盛世的歌手，是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人。他们说诗人反映了开元天宝盛世的太平歌舞之欢，衣冠文物之盛^①。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指的长安大道上的七香车吗？^②这是指的京城权贵的连云甲宅吗？这是指的“冠盖何辉赫”的斗鸡盛况吗？这是指的沈香亭畔风流富丽的牡丹花吗？^③这是指的“宫中行乐词”和“清平调”吗？油壁香车、连云甲宅、斗鸡游宴，都是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寻欢作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统治者把自己的享受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这只是统治阶级的

① 时萌：《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见《文学遗产》选集二辑。

② 时萌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中引初唐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说明唐诗中反映过盛唐面貌。

③ 舒光：《李白诗选·前言》。

“盛世”，却不是劳动人民的“盛世”。填写宫词，歌颂宫廷生活，这是歌颂谁家的“升平”？这难道就是所谓人民力量高涨造就的“盛唐气象”吗？^①他们说，诗人歌颂了“厩马散连山，军容威绝域”的边功。是的，《塞下曲》一组诗里充满着诗人“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一类的立功异域的豪情。但是，我们查一查历史，开元天宝年间所进行的战争，都是唐玄宗统治集团好大喜功而发动的开边拓土的侵略战争，它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这难道也是人民力量高涨所造就的“盛唐气象”吗？关于这一点，严正的历史学家早已给我们指出来了^②。他们还说，诗人豪气迸发是“‘盛唐’那个上升发展的现实的反映”，甚至扩而充之，说“这反映在人民的思想意识上，一般说来，都会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对事业有信心，对事物有热情，”^③总之一句话，那是一个诗人、人民、统治阶级都充满着希望的时代。我们且不说，李白至死都是豪气迸发的，这种论断不大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论断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了。由此看来，诗人李白虽然曾经歌颂过李唐王朝的“歌舞升平”，但那不是主要的，在全部诗作中只占极少的份量。他的诗所大量反映的也不是所谓人民力量造就的“盛唐气象”，说他是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人也是不符合李白现存诗歌的事实。不独浪漫主义流派

① 转引自时萌的《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682页。

③ 张志岳：《诗词分析》第139页。时萌：《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

的李白是这样，现实主义流派的杜甫也是这样。他的诗表现了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忧伤混乱的时代，从中很难看到所谓“盛唐气象”，还有田园山水诗派的王维、孟浩然的诗歌，把李唐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农村写得那么平静、和谐、安详、闲适，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反映了由人民力量高涨所造就的“盛唐气象”。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虽然歌唱了“安边定远”的理想，抒发了慷慨从戎的精神，严格地说来，也无非是在客观上迎合了唐玄宗好大喜功、开边拓土的侵略心理，算不上歌颂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因此，在所谓“盛唐气象”问题上，我们可以这样作个结论：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盛唐”时期，那是无可怀疑的；说中国古典诗歌在开元天宝年间出现过“名家辈出”、“诗体大备”、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极盛时期，那也是无可怀疑的；唯有说“盛唐”诗歌反映了所谓“盛唐气象”，并推李白为代表的说法，值得研究。那末，或许有人要问我：你既然承认有“盛唐”，又有“盛唐”诗歌，难道一个时代的诗歌，可以不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吗？“盛唐”诗歌不会表现出“盛唐气象”吗？我们说，当然一个时代的诗歌要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生活。我们考察“盛唐”诗歌与盛唐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从武德元年到开元天宝年间近 130 年的经济发展，是“盛唐”诗歌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开元天宝年间被表面繁华掩盖下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安史之乱所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盛唐”诗歌以丰富而深刻的生活内容，从而出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离开了对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生活全面而深刻的考察，只在所谓“盛唐气象”上打圈圈，

是无法正确认识我国“盛唐”诗歌的价值与地位的，也是无法认识李白诗篇的价值和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历史事实证明：开元天宝年间既是社会物质基础比较发展的时代，又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两大对立阶级间生死斗争一触即发的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均田制名存实亡，农民大多失去了土地。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财富。据史书记载：贵宠们给玄宗进食，一次多至数千盘，一盘价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统治者穷兵黩武，不断发动开边拓土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兵祸。重用奸佞，信任宦官，阻塞贤路，政治昏暗^①。诗人李白和他的不朽的诗篇，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人民对统治阶级斗争高涨的时代，他不是产生于歌舞升平、表面繁华的所谓“盛唐”，他的主要的优秀的诗篇也不是那个所谓“盛唐”的颂歌。人民所喜爱的是诗人指斥权贵的诗篇：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大车扬灰尘》）

……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行人皆避易，志气横嵩丘。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馐。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古风：《天津三月时》）

① 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117—120页。

人民所喜爱的是诗人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无穷兵祸的诗篇：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古风：《胡关饶风沙》）

人民所喜爱的是那些充满着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诗篇：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西上莲花山》）

是那些控诉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压迫的诗篇：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

是那些歌颂建立在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的道义基础上的纯贞友谊的诗篇：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案》）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

是那些歌颂劳动人民纯贞爱情的诗篇：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越女词》其三）

巴水鱼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